

记者手记

飞机飞越青藏高原,飞向西藏拉萨。
透过舷窗俯瞰,重重高山、亘古江河之间,高速公路似巨龙翻山越岭,水网交织的雅鲁藏布江蜿蜒奔腾,拉萨河谷植绿成林、换了人间,世界屋脊上挥就历史性笔墨。
“手捧洁白的哈达,这是一条天上的白云”“这是我们的颂歌,这是新时代的祝福”……海拔3500多米的贡嘎机场成为欢腾的海洋。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来到拉萨,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洁白的哈达热情舞动,隆隆的鼓声响彻耳畔,身着盛装的群众载歌载舞,孩子们的笑容是那么的天真灿烂!西藏人民用最热烈隆重的礼仪,表达心中的喜悦。

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庆祝活动,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四年前,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两个“第一次”,饱含关怀与厚爱。
大道如砥,一甲子栉风沐雨,雪域高原演绎着“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出一组直观的数据——
西藏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965年的15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65年的121倍,农牧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65年的199倍,人均预期寿命从和平解放时的35.5岁提高到72.5岁……“从这几个数字,可以明白什么叫翻天覆地”。
触景生情,总书记颇多感慨:“飞机上看,拉萨河谷的房子很漂亮。从高原上搬下来,一迁跃千年。”
个人命运折射时代变迁。
21日上午,雄伟的布达拉宫下,搭建起藏式风格的大会主席台。作为藏族群众代表,73岁的卓玛仁增走上主席台发言。

半个多世纪前,作为广播站的播音员,卓玛仁增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故事传播到千家万户。今天,她又站在话筒前,吐露心声: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年,我出生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第二年,我上学了;西藏自治区成立后的第二年,我参加工作了。这许许多多的‘第二年’,是共产党给予我的‘第二生命’”。

参加庆祝活动的人群里,湖南援藏医生廖丹佩戴着党员徽章,“为人民服务”5个金字熠熠生辉,胸前还贴上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贴画。
岁月悠长,她将自己的志业融汇进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千百年来民族团结的历史,肩上使命平添了一份厚重。
曾经,从长安到逻些,唐蕃和亲队伍要走两年三个月。如今,12万多公里公路总里程、1359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83条国际国内航线,把西藏和外界紧密相连。
听取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沧桑之变:“西藏不再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了。公路铁路齐头并进,人员进出便捷,电力输向全国。”
雅鲁藏布荡起层层碧波,喜马拉雅传来雪域欢歌。置身这片高天厚土,回望时间深处,今日之西藏、今日之中国,集多少代人的奋斗以成之。
总书记深刻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
从拉萨贡嘎机场到市区,一路山河壮美、地貌奇奇。初秋时节,白云贴着山顶奔流,大地里青稞泛起金黄,嶙峋陡峭的山峦披上绿装。一条条隧道,天堑通途,一座座桥梁,长虹卧波,仿佛穿越了时空。
此情此景,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都洋溢着幸福。车队驶入拉萨市区,驶经金珠中路,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巍然矗立。

人群如潮水涌到道路两旁,挥舞红旗、手捧哈达,高呼“扎西德勒”,声声祝福是“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的由衷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拉开车窗,微笑着向人群挥手致意。
碑,凝铸了精神;路,见证了变迁。
“头枕昆仑肩,脚踏怒江头。零下三十度,夜宿陋久。”当年修建“两路”,开路英雄在筑路“禁区”写下动人诗篇。
1998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进藏,接送福建援藏干部。从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530多公里的颠簸路程,乘车走了整整一天。他鼓励同行的同志记录下那段援藏岁月:“这是历史啊!一段历史,应该要有人记录。”
行路难,今安在?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正如一首歌曲所唱,“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当时,英国《卫报》写道:“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况下铺铁轨?这条铁路是中国‘敢为’精神的最佳例证。”
“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气魄。
2021年7月,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进藏。从林芝乘“复兴号”前往拉萨,只用了3个多小时。火车上,总书记现场开会研究西藏发展:“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画卷画得更美。”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片古老土地,正以“老西藏”精神,创“新西藏”面貌。新时代以来,召开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治藏稳藏兴藏的“四件大事”,战略性谋划带来历史性变迁。

这一次,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站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于贺匾中题词寄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并擘画雪域新蓝图:“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20日晚,西藏大剧院,暖意融融、掌声如潮,习近平总书记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观看文艺晚会《雪域欢歌》。
舞台上,演出帷幕缓缓拉开,人们随之走进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60年前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场景生动再现。歌声嘹亮,从心中款款流出,唱出阔步走在康庄大道上的自信豪迈。
随着欢快的歌舞,背景荧幕从黑白到彩色,一帧帧影像闪现,“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油路、从毡房到楼房”,展开一幅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光画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特别是藏族群众的生活能有今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深情牵挂,这是“不负人民”的庄重承诺。
拉萨的大街小巷,处处是彩旗、标语、横幅,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以朴实的口吻道出370万西藏人民的坚定信心:“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1日上午的庆祝大会,群众游行盛大喜庆。
布达拉宫前的大道上,游行彩车次第驶过:“幸福拉萨”“开放的日喀则”“藏源山南”“醉美林芝”“红色昌都”“极地那曲”“天上阿里”……
弹起琴、打起鼓、唱起歌,昂扬的旋律,豪放的舞姿,藏乡儿女把对家乡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情表达。

一方深情的厚土,一片彩色的天地。
“走向未来”彩车最后驶来。《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响起,和平鸽和彩色气球飞向蓝天白云。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雪域儿女正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新华社拉萨8月24日电)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完成最后演练 运行顺畅,达到预期目标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者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获悉,8月23日17时至8月24日5时,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第三

次综合演练。据介绍,这是一次全流程、全要素预演,也是纪念大会最后一次综合演练,包括纪念大会仪式(含阅兵)、转场、观众组织及应急处置等各项内容,重点检验了各流程、各环节的衔接配合,为正式活动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基础。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灯光璀璨,军乐中的受阅部队威武雄壮。演练现场各环节组织有序、传承紧凑、运行顺畅,达到了预期目标。北京市有关方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我国深海研究再添“科考利器” 6000米级无人遥控潜水器海试成功



据新华社“中山大学”号8月24日电 23日清晨,在南海飘着小雨的蓝色晨曦中,我国自主研发的6000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ROV)“海琴”号,经过8个小时作业,从4140米深海凯旋,成功进行海试,我国深海研究又多了一个“科考利器”。
“海琴”号由上海交通大学水下工程研究所自主研发,是为“中山大学”号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量身定制的新型高效深海电动ROV系统,搭载了高清摄像机、多功能机械手、探测传感器等科考设备,具备自动定向、悬停定位、自动巡线等智能作业能力。
22日22时许,“中山大学”号抵达南海中部的海试站点,漆黑的海面上正下着雨。船上开启动力定位系统,将船稳稳地停在海面。在船艏主甲板,“海琴”号操作团队和船上技术团队冒雨作业、密切配合,重达3.6吨的“海琴”号被船艏A型架缓缓吊起,对接上止荡器、外摆入海、加挂浮球后,就拖着船上长长的光电复合缆,一头“扎”进了深海。
在“海琴”号水面监控动力站,12个整齐排列的显示屏,将“海琴”号在海里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显示屏上数据不断跳动,海水越来越深,到4140米,坐底了!一阵细腻的泥尘,好似海底腾起的烟雾,让镜头前一片模糊。“海琴”号采集了海底沉积物样品并放置了标识。
“中山大学”号于8月13日从珠海起航执行“海琴”号ROV海试暨“海斗一号”科学应用航次。在本航次中,我国首台作业型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ARV)“海斗一号”也开展了科考应用。这是我国科考船上首次进行两套不同深度、不同功能的深海无人装备同船作业,为构建多样化深海任务安全作业流程,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8月23日清晨拍摄的“海琴”号从海里回收时的情景。(新华社发)

漯河:受降路小学书声琅琅

寻访抗战胜利受降点

湖北日报见习记者 甄子萱
通讯员 王涛 黄伟伟 董燕

8月1日,清晨7点半,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受降路车流不息。蓝底白字的路牌立于道路一侧,旁边的展牌上铭刻着1945年9月20日日军投降的历史。
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口,87岁的乔金喜和83岁的高广正坐着闲聊纳凉。

沦陷一年后,山西会馆迎来受降仪式

日军占领漯河时,乔金喜只有六七岁大。他记得那时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树枝沉向下弯去,绿枝红果,很是鲜艳。但记忆里,这份丰收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喜悦,日军的攻打使得人人自危。父亲常告诫他,不要在外面玩,否则会被日本人抓去。在少有的几次外出中,路上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河坡里全是死人,一个擦着一个,谁也不敢去看,太可怜了……”
漯河沦陷一年多后,胜利喜讯传来,位于中原腹地的漯河市(时为郾城县漯河镇)被确定为第13个受降区。受降仪式定于漯河当时最大的活动场地山西会馆(原三晋乡祠)举行。
如今,走进山西会馆,四角屋檐高高翘起,如飞举之势,梁柱笔直矗立,依稀还能照见当年的庄严肃穆之景。据漯河市志记载,1945年9月20日上午9时,受降仪式在鸣礼炮18响后开始。日本侵略军第十二军司令

(上接第1版)黄鲁彬当时就明白,自己与黄骅一定有着特殊关系。

她永远也忘不了1977年母亲临终前的情景。老太太从枕套里摸出个红布包,里面是一张被血渍染透的党员证:“妮儿啊,你记住,你爹叫黄骅。”
“但继父和我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直到继父去世,黄骅市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我的身份才公之于众。”黄鲁彬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骅市就一直在寻找父亲的后人。2007年6月,持续寻找了20多年的黄骅市政协退休干部王新华找到黄鲁彬,在核对档案资料、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认了她的身份。由此,她也改回黄姓。

为了离父亲更近一些,黄鲁彬一家定居黄骅市

2007年6月27日,黄鲁彬第一次回到黄骅市,参加父亲牺牲地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修复落成仪式。
2012年,为了能离父亲更近一些,黄鲁彬偕已经退休的丈夫朱慧心以及儿子儿媳一起,来到黄骅市生活。她告诉记者:“我的身份证上,现在写着父亲的名字。”
“政府很关照烈士后人,给我的儿子和儿媳都安排了工作。我的孙子朱磊也很争气,他考上了大学,还在大学期间参军报国,继承我父亲的遗志。”说起自己幸福的家庭,黄鲁彬特别欣慰。
定居后的黄鲁彬,很快融入这座城市,成为一名地道的黄骅人。她爱吃本地的虾酱小葱卷饼,爱唱红歌,她参

官鹰森孝率日寇共计31560人,向中国军政接收人员无条件缴械投降。《漯河文史资料》记载,鹰森孝身着武服、步履沉重、气色不佳,在事先已准备好的投降书上签字后,他摘下指挥刀双手献上,并脱帽连鞠九躬。

等待遣返的日子里,侵华日军受命修路

胜利的荣耀不仅凝结于受降仪式的瞬间,更在随后的岁月里,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肌理。漯河,以其“三个全国唯一”的历史地标,向世人无声诉说着1945年的胜利荣光:全国唯一一条以“受降”命名的道路、唯一一座“受降亭”、唯一一所“受降路小学”。
在《漯河文史资料》收录的日本侵华军在漯河的投降经过》一文中,1930年出生的邢富功老人详细记载了当时修建受降路的始末。在日军投降后等待遣返回国的这段时间,漯河当局命令他们将竹木街西路由寨内通向煤市街(今公安街)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又运来碎砖烂瓦,铺垫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后正式命名为“受降路”。
日军修建受降路时,儿时的乔金喜还到现场去看过,见到曾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军老老实实在为中国人修路,人们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源汇区老街街道居民薛洋郎也曾听不少老人提起这段故事。“那时候漯河的日子都在等待遣返,每天什么也不做,修路既是当局的命令,也是民意,不能让他们吃闲饭!”
1946年春,受降亭、受降碑建成。1947年,受降亭毁于战火,受降碑遗失。1982年7月,漯河市文化馆原副馆长陈国兴在受降亭原址附近偶然发现了受降碑主碑,后又找到大半块副碑,置于馆中保存。2012

与成立的红歌艺术团,成员从10多名壮大到100多名。黄骅市烈士陵园、黄骅市档案馆、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以及黄骅市的很多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留下她讲述父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的身影。她说,现在很多人认识她,有时路上遇到陌生生人,也会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2015年9月3日,黄鲁彬带着父亲的照片,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方队。她代替父亲,看到了他未能看见的胜利。

烈士三代后人,在其牺牲地团聚

失散的孩子,是父母一生的牵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我的哥哥姐姐。1953年,她找到了姐姐,遗憾的是两年后姐姐就因病离世。母亲也曾曾往河北省平乡县一带寻找过我哥哥黄自威,但没有找到。”
黄鲁彬说,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嘱咐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哥哥黄自威。多年来,她通过报纸登寻人启事、上央视《等着我》等方式寻找,均无结果。
就在黄鲁彬寻找哥哥的同时,哥哥的后人也在寻找亲人。“那是2019年大年初二,天空飘着雪花,黄骅市烈士陵园一位值班人员打来电话,说是有位被寄养在老家乡的八路军首长的后人,想和我联系。”黄鲁彬立刻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母亲跟我嘱托过,哥哥寄养在太行山东边一户张姓老家乡,交接人是地下党员张素兰,信物是20块银

年,受降亭按照原享1:1于河上街古镇复建,从台阶的最底端到亭子顶端的距离为19.45米,象征着1945年抗战胜利。
随着受降路、受降亭修建完成,1955年2月,曾位于竹木街的漯河镇二完小随路更名为漯河市受降路小学,这也是全国唯一——所以“受降”命名的小学。走进受降路小学校内,迎面国旗飘扬。据校长叶彬政介绍,学校定期举行爱国主义教育,将漯河受降的历史和校史相结合,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爱国、强国的种子。

战火中沉寂的水旱码头,迎来新生

80载光阴流转,漯河万象更新。当年舟车辐辏的水旱码头,已成为贯通南北、通达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
2012年9月28日,京广高铁漯河段正式开通运营。曾经见证过历史硝烟的京汉铁路,现已升级为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节点。呼啸而过的高铁列车,将漯河与全国乃至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
2019年7月26日,漯河港复航,作为沙颍河航运复兴的关键节点,其航线网络经由淮河干线无缝接入京杭大运河与长江黄金水道。2022年4月16日,悬挂着“中欧班列(中豫号)”标识的“漯河—北部湾港—泰国(林查班)”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从漯河港开出,这也是河南省首条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
如今,漫步在港口附近的沙澧河畔,只见碧波荡漾,绿树成荫,这里俨然是市民休闲健身、涵养精神的“城市客厅”。回望历史,这座曾在抗战烽烟中黯然沉寂的水旱码头,乘着新时代发展的浩荡东风,正重焕璀璨生机。

元和一张纸条。”一番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番细致入微的核对,一切都对了!黄鲁彬泪如雨下。
哥哥黄自威寄养后改名张书振,已于2010年离世。兄妹俩这一世都未能见上一面。好在,侄子侄孙们生活都过得很好。
“父亲当年舍生忘死,为的就是让下代人过上好日子。如果他知道后辈都过得很好,他一定会很高兴。”黄鲁彬说。
2019年4月3日,黄鲁彬与侄子张俊友在黄骅市聚首。血脉的力量,令从未谋面的亲人毫无陌生感。当晚黄鲁彬就留侄子俊友住在家,次日一家人赶往黄骅牺牲地大赵村祭拜。黄鲁彬还带着俊友、俊友兄弟还有俊友的儿子开松,改回黄姓,并到父亲的家乡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丰台村认祖归宗。
如今,黄俊友和黄俊财每年清明节都会来到黄骅市祭扫,黄鲁彬也时常带着家人到平乡县去看望侄子和侄孙。“他们的房子都很宽敞,我和老伴每年都会去住几天,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热闹多了。”黄鲁彬说。
闲暇时,黄鲁彬经常会和老伴一起,重访父亲战斗的地方,去追寻他曾经的足迹。
如今,她的儿子儿媳都已退休,孙子朱磊也已大学毕业,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亲眼看到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这正是我外公他们那一辈人想看到的。”黄鲁彬的儿子朱承军动情地说。